

第二十八章 戲至冬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殺人這種事情，你用嘴做，我卻是用手做。”範閑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仔細想想，如果我殺了你，陛下會不會讓我給你償命。”

此言一出，賀宗緯沉默了下來，片刻之後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微黑的臉上漸漸現出羞惱的漲紅。

自入朝以來，他一路順風順水，極得陛下信任恩寵，下屬及同僚的器重尊敬，可就是麵對著身前這位小公爺，卻是備受奚落，自堪地難以容身。

他如今已經是行走門下中書的大臣，朝野上下，除了範閑，還有誰敢用這種口氣對他說話，敢**裸地用生死威脅他。可是賀宗緯也知道，麵對著範閑，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，且不說什麼聖眷之類的廢話，單說對方與陛下間的血緣關係，這就是自己這名臣子永遠無法企及的事情。

賀宗緯隻是不明白，為什麼小範大人對自己有如此強的敵意，滿朝文武都有些看不明白，如果說是當年林相爺倒台之事，但那是長公主一手操控，其時賀宗緯隻是一枚小棋子，尚未入朝。而且事後都清清楚楚，這些都是陛下的旨意，如何怪得到自己的頭上？

他不禁有些莫名其妙，小範大人對自己的敵意究竟是如何生成？有些時候，賀宗緯半夜夢回，便會覺得被窩裏冷濕一片，他在朝中過的風生水起，卻知道範閑一直在背後冷冷地看著自己，被這樣一位陰冷的權臣注視著，滋味著實不好受。

如果依理論，賀宗緯明知道範閑厭憎自己，他便不應該對範家小姐再有任何想法。隻是他總以為陛下的旨意勝過一切，他也想借這門親事。向範閑表達自己的心意，同時能夠疏緩一下彼此間的關係，如果真成了小範大人的妹夫，那便應該不用時刻擔心背後那雙冷冷地目光吧？

但讓賀宗緯勇於向著這門婚事奮起直追的最重要原因，還是因為他一直對範若若心存渴慕。這個念頭從五六年前開始，一直持續至今，未曾稍弱。

所以這些年來他一直單身未娶，就如世子弘成一般，其實兩位男子未娶的原因竟也是一模一樣。

然而他終究不了解範閑，不知道範閑厭憎他的原因，便是因為當年在一石居下看出了此人對若若的狂熱眼神。

真是無故生罪，可憐了哉。他內心深處地那點兒渴望，今天終於被範閑很直接的話語，擊成了一地玻璃心。

...

範閑說道：“你不要再來醫館了。”

賀宗緯的心臟碰碰地跳了起來，要讓他放棄範家小姐，這實在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。此人品性雖然一般，但在情之一字上卻是情根深種。有些癡氣。

“明白小公爺的意思。”賀宗緯站起身來，強行壓抑下心頭的憤怒，盡量平靜說道：“明日我便入宮，麵稟陛下。推了這門婚事。”

範閑看著他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宮裏指婚的旨意未出，哪裏需要你去推？你的小心思不要想著瞞過我。在陛下麵前去哭訴一場，委委屈屈地說配不上範家小姐，一個字兒地壞話也不會說我。但陛下一看你這副模樣，就知道我又欺負你了。”

“我範閑欺負誰，誰便紅。這就是如今的情勢。”他看著賀宗緯自嘲一笑說道：“想借著這件事情，讓陛下更憐惜你的忠誠？”

賀宗緯終於壓抑不住心頭的怒氣，冷冷地看著範閑，說道：“公爺究竟想我怎樣做？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難道你非要逼死一位大臣才甘心。”

“這可是你自己說的。”範閑微諷看著他，“大前夜，胡大學士親自上府來替你說和，昨夜，前集賢館大學士曾文祥，你當年的私師，攜著潘齡大學士，也來替你鼓吹。賀大人如今風光正盛，三位大學士出麵保媒，我區區一個監察院提司，哪裏敢逼迫你。”

聽到這句不鹹不淡地刻薄話，賀宗緯難以壓抑心頭的怒意，沉聲說道：“敢請教小公爺，我究竟有何處做錯，得罪了你？”

範閑微嘲一笑，說道：“我不待見你，這便是你的錯了。”

“小範大人，宗緯乃是陛下的臣子。”賀宗緯怒極反笑，冷冷說道：“您即便權傾朝野，但也隻不過是陛下地臣子。當街威脅朝廷命官，不將陛下放在眼裏，難道你就不怕陛下一道旨意下來，收了你所有權位？須知為人當謹慎，行事莫囂張。”

範閑也不動怒，隻是安靜地站在他對麵，輕聲說道：“這個道理人人都明白。三年前，二皇子曾經在抱月樓的茶鋪裏，也說過和你一模一樣的話。但不要忘記，如今他在墳裏躺著，而我在外麵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範閑便離開了酒樓，該對賀宗緯說的話，該對此人表示的態度，他已經做到位了，至於對方肯不肯接受，那是對方地問題

回到範府，果然看到若若正在婉兒和葉靈兒的包圍之中，輕聲說著什麼，神色大不自然，而把她搶回府的李弘成，卻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離去，並不在府中。

看著範閑回來，林婉兒望著他使了個眼色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大概也是對於小姑子地婚事，鬧的滿城風雨，大感無奈。而葉靈兒隻是看了範閑一眼，卻沒有如範閑預料那般，衝上前來，質問他這個做兄長的，怎麼連這點兒小事兒都辦不到。

看來愛情果然令人溫柔啊...範閑沒有問王十三郎在哪裏，忍不住微笑了起來，對妹妹招了招手，兄妹二人進入二號書房之中。

“弘成是不是怕我揍他，所以先跑了？”範閑和妹妹二人相對而坐，輕聲問道。

範若若臉上羞紅之色微作，畢竟在大街上與一個年輕男子同騎，確實是件極羞人的事情。平靜了

，她輕聲說道：“王府有事。他先走了。”

範閑在心裏暗暗點頭。本來擔心妹妹生氣弘成的孟浪舉動。但看來還好。如此見來，李弘成的兵痞手段，倒不見得是什麼壞事。

範若若忽然醒悟過來，怔怔地看著範閑。說道：“哥哥剛才也在？”

範閑一窒。笑道：“這事兒傳得快，滿京都都知道世子回京。正在和賀大人搶媳婦兒，我當然知道。”

“弘成也盡胡來。”範若若麵色微怒。說道：“醫館那裏還有那麼多病人等著診治。”

“那些事情稍後再說，世上病人不可能斷，你一天到晚也不可能全部救治。”範閑望著妹妹。嚴肅問道：“我知道賀宗緯這些天時常去醫館，我要問你一句話，你對陛下的指婚，究竟是個什麼態度。”

範若若未經思考。平靜說道：“妹妹現在還不想嫁。”

這幾日賀宗緯一直去醫館非示威靜坐，表現地足夠溫文而雅。誠心摯意。範若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地女子，當然也知曉最近有自己有關地八卦，也知道兄長正在為這件事情煩心，自然會與賀宗緯講清楚。隻是賀宗緯依然不屈不撓。發揮不怕燙地死豬精神，又戴了一個真摯地麵具，範若若也不好學思轍那樣扛起掃帚趕人。

“好。不想嫁那就別嫁。”範閑臉上的平靜也不是裝出來地，“你知道我這個做兄長的看似溫和，實際上有些霸道。我不喜歡賀宗緯這個人，即便你答應嫁給她。我也要棒打鴛鴦。”

範若若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低聲咕嚕道，當年小時候還說什麼戀愛自由，如今卻隻知道霸道。

她卻哪裏知道，在二人幼年時講鬼故事地時節。真實年齡比她大十幾歲地範閑，早就自然而然有了帶閨女的感覺。

自家閨女要嫁人，哪有當父親地人會信奉什麼戀愛自由的鬼話慶國沒有。那個世界沒有，整個宇宙都沒有。

一席話後，範若若沉默了起來，兩隻手攥著衣角用力地搓揉著，緊張而複雜地情緒，讓她與這世間旁的女子並沒有什麼兩樣。許久之後，她忽然歎了口氣，望著範閑幽幽說道：“哥哥，我是不是很任性？”

如果放在別的權貴府中，甚至是放在這天下任意一處所在，範若若對自己人生婚姻愛情地選擇，都會顯得格外不一樣。她先是拒絕了靖王府的聯姻請求，逃離了京都，在苦荷門下學藝數載，如今又拒絕了皇帝陛下的第二次指婚。

抗旨拒婚，在封建皇權的社會裏，當然會給自己地家人帶來很多的危險與不便，為了自己地人生，而陷家人於不安定之中，隻怕所有人都會認為這種做法，是一種極其任性而不負責任地舉動。

但範閑是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，他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那個人，唯一的那個伏波娃，看過性政治地男人，所以他從來不認為妹妹的決定，有絲毫需要批評的地方。

很多年前那個姓葉地女子或許也看過，但她畢竟已經離開了，所以如今便隻有範閑一個人很強硬地站在人世間，以支持妹妹任性的方式，來回味或者說是追憶那個結婚並不需要長輩點名的美好世界，那個至少在某些方麵更平等一些的美好世界。

“你傻了？”範閑地臉色冷了下來，嚴厲說道：“從小我就教你，自己的幸福大過天，除了真心願意的事情外，沒有任何事值得我們做任何的犧牲或是讓步。忠孝之道是要講的，但在你我自己的幸福麵前，都不值一提。”

“可是這不是很自私的一種做法？”範若若沒有被兄長冰冷的臉色嚇退，仰著臉很認真地說道：“因為我地事情，讓府中不得安寧，整個京都鬧的沸沸揚揚...”

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範閑已經是揮手止住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你是我一手帶大的丫頭，雖然跟在我身邊的時間沒有思思那幾個大丫頭長。但你知道我對你寄予厚望...我就是希望你能夠成為與這世上一般女子不一樣的人。”

“什麼是任性？”範閑眯著眼睛說道：“父親和奶奶如今都在澹州，京裏就隻有我為你作主，任性一下又怕什麼？至於說到自私，我本就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，尤其是在家人親人方麵，你應該很清楚這一點。”

範若若低頭無語。眼睛卻漸漸濕了起來。隻有事處其中的她。才知道自哥哥入京之後。為自己的婚事操了多久的心，當年為了拒絕靖王府地提親，他甚至不惜與北齊人達成協議，也要把自己換到苦荷門下為徒。

看似簡單。實際上範閑為此付出了太多心力與代價。每每思及此，範若若總覺得自己地任性。讓兄長太過操心。她心頭地內疚之意愈重，愈能感覺到兄長對自己地拳拳情意。姑娘家百般滋味交雜在心頭，哪是辭句所能道清言明

後幾日，範閑便似乎忘記了宮中指婚的事情。隻是沉在監察院中與言冰雲安排著東夷城方麵的事宜，西胡的事情已經打下了良好地基礎，即便單於速必達和化為鬆芝仙令地海棠朵朵再有能力，可是定州青州兩地的間諜已經被監察院打地一幹二淨。加之草原因為左賢王暴死而重新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之中，慶國地西陲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。

如今的監察院一應事務。其實都是由言冰雲在處理。每每思及此事。範閑不禁為當年深入上京救小言公子的決定而感到幸運，他地能力在於突擊、決殺以及大勢上的判斷，而言冰雲則是具體謀劃執行計劃的不二人選。

如果沒有言冰雲的幫助，範閑根本沒有辦法控制如此龐大地監察院系統。

事情早已證明了這一點。範閑入京後監察院的幾次大行

際上的執筆者。都是這位白衣飄飄，與監察院黑色的小言公子。唯一一次範閑自行決定地計劃，便是膠州水師清軍事宜。這一次行動事後被陳萍萍批的體無完膚，狗血滿臉。

所以範閑將陛下與自己的意圖說給言冰雲聽後，便不再操心東夷城的事兒，隻是帶著王十三郎悄悄進了一次宮。

雖然如今因為若若的婚事，範閑和皇帝還在進行冷戰，但是事關朝政地大事，父子二人都不會選擇賭氣。既然皇帝已經暗中知曉了王十三郎的存在，範閑不會在這些小處上犯大錯。

關於指婚，雖然如今與陛下打擂台的任務，都已經交給了靖王府，但是範閑還是關切地在一旁看著。

範若若依然每天去醫館照拂病患，而世子弘成卻是冷著一張臉，在醫館外站著，這位世子爺或許是對於宮中指婚地消息感到了極大的憤怒，那張臉陰沉到了極點，來往於醫館的病患，都不禁會心神凜懼，感受到這位貴人身上的寒意。

李弘成如今已是定州軍方的一號人物，三年來難得回京述職一次，卻心甘情願地站在一家醫館外當保鏢。堂堂大

將軍來作門神，京都各方都感覺到了一絲涼意，即便是胡大學士也不再向範閑說更多的廢話。

賀宗緯並沒有因為範閑的恐嚇，就放棄了心中的念頭，但他去了醫館幾次，卻被李弘成冷冷地趕了出去。小小醫館，竟成了大臣與將軍的角力場，隻是賀宗緯畢竟是位文臣，哪裏能敵得過弘成裝出的武夫模樣。

有間醫館...已然成為京都一景。

範閑聞聽此事，不禁大為感歎，心想魯老夫子說的對，文字總是不如拳頭有力量，微笑替賀宗緯傷感，堂堂一位門下中書大臣，卻遇著自己和弘成這樣兩個不講理，卻又貴不可言的皇族子孫，終究也隻有吃痛的份。

其實在這些天裏，賀宗緯曾經入過一次宮，大概也表達了婉拒指婚的意思。這一點並沒有出乎範閑的意料，以賀宗緯的刻厲心思，當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打擊範閑的機會，縱使範閑曾經提醒過他，他依然沒有放棄。

果不其然，皇帝陛下一見賀宗緯的黯然模樣，就猜到是範閑暗底下對自己親信大臣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恐嚇，龍顏大怒，急召範閑入宮，在禦書房內好生一通訓斥。

範閑卻隻是麵無表情聽著，一如既往地用沉默反抗。指婚隻是小事，但陛下意圖利用此事，完全壓垮他的心防，讓他成為一個隻識畏懼諾諾的愚忠之臣，卻是他絕對無法接受的安排。

他並不怎麼害怕皇帝陛下的不悅，因為今時不同往日，如今的範閑手中的監察院與內庫，為慶國朝廷的健康發展與維係，提供了最重要的秩序和金錢支援，即便是皇帝也深知此點，知道自己越來越離不開這個得意的私生子。

隻是對於慶帝而言，他愈欣賞範閑，就愈希望範閑能對自己袒露所有的心思，聽從自己所有的安排。因為他總覺得安之這個孩子，有時候有些掙勁兒，性情有些太過疏脫，甚至隱隱有要跳出自己掌心控制的感覺。

這種感覺對於一位強大的君王而言，並不是很舒服的感覺，所以他想讓範閑讓步。

...

進入冬月，範閑依然沒有讓步，他依然抬著靖王府與宮裏打架。賀範兩家聯姻之事，在鬧的沸沸揚揚一場後，漸漸平息了下來，因為宮裏沒有後續的旨意，而世子門神依然在醫館處冷漠地看著進來的所有醫患，那些可憐的窮苦病人們，如果有姓賀的，都會取個假名，再去問診。

天底下唯一不怕皇帝陛下的，大概就是靖王爺，畢竟他小時候就和自己的兄長打過很多次架，即便沒有打贏幾場，但拳頭至少嚐過龍肉的滋味，一旦親近，便少了敬懼之心。更何況無欲則剛，靖王一生事花事草事泥土，從不幹涉朝政，陛下對於這位唯一的弟弟，大概總有幾分欠疚之心，所以除了皺眉頭之外，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懲罰手段來。

而李弘成在定州領軍三年，身先士卒，浴血殺敵，即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他擺明身架，就要與賀宗緯搶媳婦兒，皇帝陛下又能如何？隻是礙於天子一言，駟馬難追，加上顏麵上過不去，才會硬生生地堅持自己的意見。

京都的第一場雪落了下來，範閑啣了口白霧，站在馬車之旁，對身旁的王十三郎說道：“該說的事情都已經說過了，城主府那邊我大慶可以給些壓力，但你們劍廬內部的分歧，我就沒有什麼辦法，想必你也不願意讓我插手。”

今天王十三郎便要離開慶國，回到東夷城劍廬之中，陪伴自己的恩師走完人生最後一段旅程。範閑特意拔冗前來相送，二人孤立雪中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，當然，大部分的話是範閑說的。

“我在劍廬等你。”王十三郎背好包裹，手裏緊緊握著那杆青幡，望著範閑溫和笑道：“早些來。”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，東夷城方麵的事情，在王十三郎進宮之後，陛下終於點頭全權交給了自己，主動權終於確認被握在手中，他的心情著實不錯。

“謝謝。”範閑微微一頓，接著說道：“希望以後不用謝你。”

王十三郎怔了怔，才明白他說的謝字是針對什麼，搖了搖頭，走入了風雪之中。

